

# 《物换星移》：中国科幻的另一种叙事可能

□ 李易谦



在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版图中，朱宇清的《物换星移》以其深沉的文化哲思和宏大的宇宙文明叙事，展开了一场从个体身份认同到整个社会文明存续的深刻探讨。

## “第三物种”的身份认同探求

《物换星移》中，男女主人公被设定为机器智慧与生物智慧孕育的“第三物种”，他们该如何寻求自我身份认同？“中间态”物种又会孕育出怎样独特的文明基因？这些探讨在电影《机器管家》与游戏《底特律：变人》等作品中曾有出现，《物换星移》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触及了更为本质的哲学问题。

主人公以特殊的存在形式发问“我是谁”，从西方存在主义的个体焦虑延伸至文明层面的“存亡之辩”，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科技狂潮中的“生命意义”。

## 对技术善恶的深层探究

不同于《黑客帝国》中对科技文明的彻底否定，或《机械姬》中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朱宇清更倾向于展现科技作为“器”的中立性——其善恶取决于使用者的选择。如小说中出现的“超子场感



《物换星移》，朱宇清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应枪”，虽有着直接摧毁智能机甲大脑的强大威力，但主角团使用时始终遵循“不滥杀无辜”的原则，与不少作品中“将对立面屠戮殆尽”的宣泄式攻击形成反差，展现了对技术应用的伦理克制。

## 对科幻文明中国化叙事的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在书中并非装饰性的文化标签，而是整篇小说的叙事根基。书名《物换星移》便取自唐代诗人王勃“物换星移几度秋”这句诗，作者将

诗句与“物种更换、星系位移”的科幻设定创造性融合。当小说中时空驱动导致星系位移时，这句设问便成为了对文明存续周期的科学追问，也成为推动情节的关键线索——文明发展究竟是可计算的物理过程，还是充满“物换星移”的不确定性？

《物换星移》构建了一个名为“七界疆域”的宇宙体系，其权力结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格局，打造了一个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宇宙文明图景。

小说借七界间的高科技战争展开了两种文明思维方式的较量——以柔克刚还是高维碾压？这种对文明发展的开放性认知，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封闭预言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中国哲学中“生生不息”的宇宙观。

小说还将更多东方智慧融入文明冲突的书写。几方势力角逐、实与虚的往来战役，就源自《孙子兵法》中“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思想。“示弱”成为推动权力重组的力量之一，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迂回战争走向，与西方科幻作品中常见的直线战争进程形成鲜明对比。“渔火事件”引发跨星界危机时，主人公团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责任意识，展现星际版“家国情怀”，与《流浪地球》中“带着家园流浪”的精神相呼应，共同构成中国科幻特有的“文明存续共同体”叙事风格，区别于西方作品中的个人英雄主义、阿凡达式的

“他者拯救”等内核。

在七界疆域的宏大舞台上，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与西方科幻的技术想象、叙事框架碰撞、融合、重构。

中国科幻若要实现真正的文化输出，不能停留在“中国元素”的表面展示，而应将文化基因转化为适应不同文明语境的“通用接口”，既保持文化根性，又具备跨文明对话的能力。希望《物换星移》能成为中国科幻探索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路标，为世界科幻提供一种崭新的、充满东方智慧的叙事可能。

（作者系科幻作家）

## 《图书作者说》

我常想，季节轮回、斗转星移等自然法则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智慧文明是否有可能驾驭它们？那时个体与文明的命运又会怎样？由此我构建了一个微小个体与宏大文明间存在巨大对比张力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故事。

东方科幻的叙事应根植于我们深厚的民族文化。我便将唐代诗人王勃“物换星移几度秋”这一富有时空哲学意象之美的佳句，与物种更换、星系位移这样的科幻设定相融，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幻的美妙邂逅。——朱宇清

# 听，种植楼里传来麦浪声

□ + 七



栏目主持人：蒋寒

2147年。

兰梦臻复苏不久，就得知已出现了十世同堂的家族，全球人口总数突破500亿。而他2027年进冷冻舱时，这个数字还不到80亿。仅120年就激增至此，粮食够吃吗？

形势骤变让兰梦臻一时难以接受，他扶着椅子起身，很想出去走走。第七代孙兰舅(kūn)问他，要不要去看人口总数突破500亿的庆典？兰梦臻不置可否，只想离开这间屋子。

走在屋外的大道上，兰梦臻才发觉四周的景致很不一样。大道两旁层层

分岔，如大树枝干，房屋像果实缀于其上，或橘红或橙黄。

是乡村无疑。兰梦臻往前走去，但走了一天也不见一块农田、一个农人。他在一处岔路口盘腿坐下，想那500亿人吃饭的问题。

冷冻前，兰梦臻是一位农业专家。那时的决策者认为，未来的农业专家会很稀缺，因此，他进入了政府的冷冻计划。

粮食问题一直是兰梦臻的心结。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兰梦臻，亲历了那段国内粮食供应紧张、全球粮食价格暴涨的时期。他进入冷冻舱时，粮食危机虽有减缓，却仍有人徘徊在饥饿的边缘。田野里，经年累月耕耘的人不敢懈怠，粮食是他们的天。没有粮食作为

根基，就可能引发战争，甚至可能将人类推向自相残杀的绝境。

500亿人一天要消耗5000万吨粮食，全年更是天文数字。21世纪初，全世界年均产粮才26亿吨左右，只够500亿人支撑52天，一年里会断粮10个多月！

想到此，兰梦臻倒吸一口气，胸口一阵阵发凉。

但人工智能告诉兰梦臻：现今的人类食物丰富甚至过剩，前不久还向火星移民赠送了百万吨面粉。

“一定是农业科技有了飞跃。”兰梦臻笃定地想。他向兰舅表达了探究的想法。兰舅向复苏事务局申请了一辆AGI(通用人工智能)汽车作为兰梦臻的代步工具，兼任导游和同伴。

AGI汽车接受使用者对它命名，兰梦臻唤它“粟洁”——那是他百年前已故妻子的名字。

现在，粟洁说要带兰梦臻去一个地方。它载着兰梦臻驶入东经104号干线公路，一路向北，一小时后进入岷山隧道，17分钟后从隧道北出口驶出。

出口外，绿色的摩天大楼纵列有序，宛若一片林海，头顶蓝色天空，立在耀眼的阳光里。

粟洁进入一条螺旋天梯，向“林海”底部驶去，最终停在一块牌子前，“西北小麦中心”六个字映入兰梦臻的眼帘。

“小麦中心？”兰梦臻凝视着那块牌子。

“这里是西北小麦中心第十三区。这些绿色大楼是小麦种植楼。每栋151层，由硅基人建造管理。每栋产量约两万吨。这样的种植楼在西北小麦中心有近百万栋。”粟洁介绍。

种植楼超出了兰梦臻的想象，这位来自21世纪的农业专家愣住了。

粟洁继续讲解：“星球联合体政府出台了一项新计划。50年内将所有碳基人迁至北纬23°~35°的地球优居带，由硅基人负责在腾出的地方上建立工业、种植业、牧业和渔业基地，为碳基人供应生活物资。”

兰梦臻呼出一口气。粟洁接着说：“种植楼不依赖人造光源，全用太阳光。其幕墙玻璃是由神经网络技术控制的微晶组合体，能精准地把阳光反射到每一棵植株上，还可根据植株需求自动调节光量，确保每棵植株光照充足。且阳光是由地球同步反射镜从太空传回的，昼夜不停，不受地球气候影响。”

兰梦臻陷入沉思。而后，粟洁摇了摇兰梦臻：“亲爱的，粮食问题你多虑了。现在，咱们去种植楼第101层看看麦浪。”

101层恰好与岷山隧道北出口齐平。站在隧道口，兰梦臻清晰地听见了绵绵不绝的麦浪声……

（作者系四川省资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